



邮箱:cyy0532@163.com

责编 崔燕 李魏 美编 张升远 审读 李斌 排版 林艳

张 彤

火车轶事

大女儿初中时在七中，我每天去接她，都要穿过天主教堂前的广场。女儿的书包很沉，上面有拉杆，底下有轮子，走过教堂广场的某一段石板路时，书包轮子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三个音节为一组，那个石板路有几十米长，会有许多组咔嗒声。

就是这个声音，唤醒了我关于火车的记忆。它与火车的车轮在铁轨上奔跑的音节节奏是一致的。我让女儿拉着书包在前面走，录了一小段视频，发在微信里，许多朋友都纷纷回复。有的说这个铁轨的声音催人入眠，有的说喜欢听火车的汽笛声。

对我们“70”一代来说，小时候基本都没有机会坐飞机，第一次出远门大概率是坐火车。火车意味着一段未知的旅程，小孩子都是期待未知的世界，所以火车的声音、火车的味道总是令人期待的。

到外地读大学，火车就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要坐四次火车，那时每次要坐22个小时的火车去上学，学生票是半价，恰好也是22元。当年的火车条件差，过道里站满了人，到了晚上还有人钻到座位底下。没有空调，许多人在车厢里抽烟，还有的老人一上车就花生瓜子地忙活。

某一年我买了一个靠窗的座，坐进去之

后发现这一个单元的10个座位，除了我之外另外9人是一大家，他们锅碗瓢盆带得齐全，甫一落座就把烧鸡、猪头肉、花生米、拌黄瓜铺排开，喝的是洋河大曲，一家人你让我让你，嘻嘻哈哈地笑，吸溜吸溜地喝，吧唧吧唧地嚼，把我困在中间，耳朵没处躲，眼神也没处落，只好戴上耳机全程假寐。

1994年暑假，正是美国世界杯时。那时杭州到北京的32次列车即将改为空调车，车厢里的窗户都只能开上面一部分，下面打不开，车厢也换了新的，万事俱备，只是空调未开。7月初的燥热天气，一车厢人在大闷罐里蒸着，后来有人想办法，坐到座位的靠背上，这样打开上半部分车窗就能吹点风。这主意好，大家纷纷效仿，只是靠窗的座位行，可以手扶行李架，不靠窗的就全靠平衡能力，万一打瞌睡，免不了骨碌碌地滚下来。

除去放假回家，我们偶尔到杭州附近的城市去玩，也是坐火车。上世纪90年代初，长三角地区市场经济刚刚发力，苏锡常各地一派繁荣景象，或者说到处是工地，一片乱哄哄。我记得有一年去无锡，在无锡的火车站售票口，每个窗口旁边都有一把高高的铁椅子，像网球赛场上的裁判椅那种。而每个椅子上都端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手里拿着

一根长竹竿，遇有插队者便用竹竿敲击其身边的铁栏杆，以示震慑。老太太们并不是声色俱厉，反倒有点嘻嘻哈哈的，不太严肃。此等奇特景象，皆因铁路运力不足，车票供不应求，着急买票的人便想方设法加塞。

那时的火车上挺乱，有小偷，也有骗子。我曾亲眼见过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背着一大包红塔山香烟在过道里跑，后面有个穿警服的人追上去，一把摔倒。倒卖香烟要罚款，但是背烟的家伙说没有钱，于是香烟便五十块钱一条卖给乘客，充当罚款。我身边呼地站起来好几个人，激动地说，我要我要。那时的红塔山大概100块钱一条，50块钱当然便宜。不一会儿，一大包香烟就卖得剩下几条了。穿警服的人拿着剩下的几条在过道里吆喝：还有没有要的？正宗红塔山，五十一条，而被抓获的倒烟人站在那里，神情相当淡漠。这一幕我回学校讲给同学听，江湖经验丰富的同学告诉我说，穿警服的人、卖烟的人、开始时跳起来抢着买烟的人，都是一伙，烟是假烟，谁买谁上当。我觉得事情不可能这么险恶，还半信半疑，后来回忆起那个倒卖香烟的家伙，背的是一个半透明的尼龙袋，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背着一大袋烟，而那位“警察”穿的制服，似乎也不是乘警的制

服。我身边的几个抢烟人，我依稀记得刚开时，有人把他们叫走，难不成是现组的班子？这件事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不断翻检，越想越觉得深奥。警察不是警察，乘客不是乘客，连红塔山也不是红塔山，多深奥。

火车运力紧张，卧铺票十分金贵，基本买不着。有一次我从青岛回杭州，坐的是青岛到上海的火车，旁边空了一个座位，我想让另外一个没买到座位的同学坐一会儿，那位上海乘客大摇其头，他掏出两张车票说，这两个座位他都买了，为的是待会儿能睡一觉。到了晚上，这位仁兄像一只大虾一样弯在两个座位里，长头发铺在座位上，大有跳水运动员做团身后空翻时的架式，我看这造型对脊椎和腰腹肌的考验较之坐上一宿更加严峻。

我想起这段经历是因为去年又一次坐火车去上海。现在青岛到上海的高铁挺方便，不再走过去的京沪线，而是从江苏沿海一路走过去，大大节约了路程。高铁时代的火车铁轨没有了咔嗒声。车厢里不再拥挤，骗子再无踪迹；车站明亮整洁，也无须执竹杖的老太太维持秩序。高铁上没有喝啤酒撕烧鸡的，也没有扎堆打扑克的。与以往相比，可真是享受。但是我仍然怀念坐绿皮火车的时光，因为那是我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



娄光

闲坐-随想

窗外

花池里有一棵不太高的山楂树，春天开出白色小花后就被浓阴遮蔽。被忘却了，独自悄悄结出一串串山楂果。现在却光秃秃的，可有可无。果实的美和叶子的美被挪作他用。

两棵黑体国槐，已经高过五楼，我刚搬来那会儿它刚及三楼，我常常与之隔窗相望，雨天别有滋味。夏日，也曾在树下看树冠盖满天庭，免费的绿色教育，待明年重续。

房后一棵柿子树挂着六七十个柿子，如六十多个落日，挂在厨房窗上。修辞着三餐，那个走过去的人是赞美者。

还有几棵枫树，前些天仍红艳如炉，我偶尔窗前观望，偶尔产生联想。

每天都有几只喜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也有野鸽子和啄木鸟。我还目睹过小刺猬，至少三次，在墙根草丛里窸窣。

此外，就是只坐过一次的橘色长椅，像被搁置的小船静静泊在角落里。

本能

一只白蝴蝶从高楼的平台上，静止般，向下做自由落体垂降，姿态优雅，周围的空气是充气垫，重力已经消失，没有一点偏移。

万般轻灵，如摆脱了牛顿定律，不考虑是否将葬身于坚硬的地面，它从梦的边缘，五线音符似的飞翔，从这复杂的人间，自由自在且自信。

在将要摔得粉身碎骨的一瞬间，它扇动着翅膀，幽灵似的飞了起来，好像所有的坠落就是为了这陡然拉升。游戏的结尾，足够精彩的悬念。

它轻轻地落在一棵树的花朵上，像预谋的一样，精准而完美。

我是唯一的见证者，我惊讶于这完美。

可曾在人类危厄的命运中出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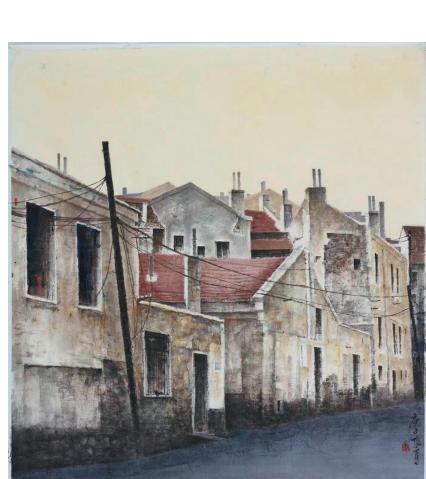
闲坐

坐在海边一块礁石上，探究潮湿咸涩空气里的历史观。云的结构，怎样建筑起蜃楼，重塑一个瓷的王国，栖居着落日。

现实只是细浪与巨浪的时间差，平静的浅水区里，贝壳的残体催化成了工艺品，随时可以摆在自己最后的诗集之上。谈论海洋动植物的可食性，双叶，单细胞的，以及没有心脏的食物，虽没有实物但读过书，他懂得。

不远处，正在形成一个超级旋涡，我们看不见，可生活，还需要躲过多少次灾难。船昼夜前行，浪花正翻腾不止，据说台风正在生成。海有难，会裂变出无数个新的海。

水天尽处，晚霞倾泻，诱惑下个十年。



老城 张勇

老屋

纪明涛

李光全

早春的暗香

早春，在苏州出差期间，清晨跑行护城河健身廊道，宛如穿行园林画廊中。护城河两岸修建时突出了水与建筑、街巷、桥梁的密切关系，相映成趣，小桥流水间、河畔人家处、古朴石拱桥，无不显露出古城河岸的温婉清丽。步移景异，添之遐想，观亭台柳馆，景若穿越明清，看舍院廊桥，境如重回宋唐。

沿着健身廊道前行不远，便邂逅一片梅园，蜿蜒穿梭的小道两旁尽是梅花，朵朵梅花挤满枝头，花态典雅端庄。晨风拂过，梅香飘逸，花影纤纤，如诗如画，更添江南神韵。每一朵都生得骨骼清奇，每一簇都长得傲骨芬芳，不同品种、各种色彩交织在一起，一场春天的视觉盛宴徐徐展开。行走树下，一缕缕清香绵绵悠悠，沁人心脾，是初春灿烂的气息。

在北方，只有进入三月份，梅才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梅花在我国为十大名花之首，更有“花中之魁”的美称，梅花受捧的程度可见一斑。

一直对梅花情有独钟，观其境界，品其韵味。我居住的小区的花园里，种植了几株梅花，或浓妆，或淡抹，姿态万千，与苍劲枝干的铁褐色浑然一体，那秀影扶风的琼枝，那暗香盈溢的芳瓣，无须笔墨的点染，却是十足的诗味沉酣。平淡的生活，也因为这一缕淡淡的幽香，有了清雅的诗意。

每次散步从这几株梅树前走过，我总是要停下脚步，满怀深情地多看上几眼。你看她，狂风不弯腰，严寒不低头，大雪压不折，始终昂扬着挺拔的身躯，伸展着横瘦疏斜的枝桠。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人诗云：“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她都宁折不屈，笑傲风霜，豁达乐观，蓄势待发，伺机怒放。

梅是中国人书不尽，画不完的主角，是众多文人雅士寄托情思的对象，更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梅诗在中国的诗卷里烂漫地开着，一如梅花，生生不息，灿若繁星。自己更喜苏东坡笔下的梅花，赋予其一种人格灵魂。“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岭外梅花骨冰姿，素面唇红，高情逐云，自有一种风情幽致。

是啊，古诗词里春天的梅花，每朵都开的惊艳。“春从何处来，拂水复惊梅”，梅枝或横斜，或打着花骨朵，或垂挂梅花，和暖的微风稍一吹拂，花影婆娑、暗香浮动。梅花，不畏严寒的顽强精神，俏不争春的君子风度，销魂彻骨的佳丽气质，让无数文人墨客纷纷提笔泼墨，含蕴其中，寄托遥深。

一千个赏梅人，有一千个爱梅的理由。梅花有“看不清这个世界，却依然热爱它”的孤勇，一路奔赴，一路绽放，不管冰天霜雪，无论春寒料峭。春天是生活远道而来的浪漫，梅花呼唤着春天，也带来了生机，春天与梅花相逢，是双向奔赴的美好。“明年如应律，先发望春台”，期待来年与梅花有约，只为坚定心中那一份恒久的理想，只为报送那一份春天的信息。

获。父亲辛勤劳作的身影、脸庞上的汗珠和老屋的一抹淡青色，成了我年少回忆中多次脑海中的浮现。

在池塘和老屋菜园中间，有一株特别粗壮的花椒树。花椒叶是母亲在老屋厨房特喜用的一味调料。孩提时，我也曾自告奋勇帮母亲去摘过花椒叶。但花椒蓬勃如球状的外形下，那一个个叶面的小刺，枝干上的硬刺，让我初始迟迟无法下手。后冒着险去摘过几片，被刺扎得疼，让我哭泣着跑回老屋厨房，寻找母亲的安慰。听到哭声的母亲，常赶紧放下手中的忙碌，过来安慰我。看着我被花椒刺扎红的小手，母亲的脸上有着掩不住的心疼。但当看到我小手中仍然攥着不舍得丢弃的几片花椒叶时，母亲就又笑了。

老屋时的邻里生活，是极为和谐的。父母忙碌出门时，我的辘辘饥肠曾好多次在邻居家的饭桌上饱腹过。邻家的小孩也曾毫不好，只敢在池塘的浅水里，艳羡地看着玩伴在河里游泳去。也记得，小池塘是自家的，父亲在里面种植了莲藕，也放了鱼苗，每逢春季或干旱，我就在岸边看着父亲下水收

获。父亲辛勤劳作的身影、脸庞上的汗珠和老屋的一抹淡青色，成了我年少回忆中多次脑海中的浮现。

互助中又显得那么甜美。每逢收到邻里送来的或炸好的小鱼或远方不常见的糕点或其他，我常忍着美味的诱惑，等着下学晚归的姐姐，然后一家人一起共享美味的欢快。

生活也许并不富裕，但全家人聚在一起的快乐，在老屋内昏黄的煤油灯下却是别样的温暖和甜美。

老屋的院子不算太大，却承载了我很多的童年欢乐。石头餐桌曾是我和姐姐下一起写作业的地方，小院的空地上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聊过沙包、跳过格子，小院石桌旁的枣树也留下了我用竹竿打枣却打下叶子的尴尬。院子一旁还有一棵桃树和一棵杏树，为了桃和杏的美味，我也曾捏着鼻子捡过牛粪、猪粪和鸡鸭之粪放置在树根的位置，我也曾和父亲一起给果树捉虫和杀虫。

老屋的大门旁还有一个养牛的屋子。后来，那屋子被父亲好好收拾、修整后，就成了我自己的房间。我的屋子有门可以通往老屋的厨房，也有门对着院子的中央。于是，每天清晨，一股美味诱我早早起来，推开门又是一院的生活，惬意，自在。

五 父

王开生

二月二龙抬头这天，久病卧床的五爸，眼角慢慢流出两行热泪后，安详地走了。这或许是他对人世间对亲人们流露出的最后不舍。

我的父亲兄弟六人，父亲排行老三，他的五弟，我称呼“五爸”，四方老家村里一直有将

叔伯叫爸的习俗，排行第几，就叫几爸。老青岛的诸多原住民，皆是如此叫法。

我自幼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一处铁路宿舍片区的平房，五爸爸当时就在西侧隔壁，他家的东窗，正好落在爷爷家的天井中。源于打小生活在一起的缘故，几位叔伯之中，我跟五爸最近。他的两个儿子，我的堂弟，是小时候的铁杆玩伴，几乎形影不离，用青岛土话说是：地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下过岛上两家著名的馆子，皆是五爸爸所携，中山路上的一家，曰江南饭店，在三角地斜对面，其店堂装饰有浓郁的江南风情，菜肴出品以淮扬菜为主打，当时独步岛城。饭店设雅座，穿过一座圆形拱门便是。拱门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月洞门，在岛城还是第一次遇到，但觉新鲜好奇，盯住端详了许久。多年以后，始在苏州滑稽电影《满意不满意》中，再次见到这种月洞门，顿时联想起当年的江南饭店。另一座高级餐馆，是位于湛山路上的八大关饭店，进屋便高声喊道：五爸五爸，福倒了！福倒了！五爸脸上登时乐开了花，开心地冲着我说：借俺侄吉言，新年福到！待我回过神来，才晓得其中的奥秘和讲究。

木门上的福字和春联是五爸爸所写，他谙书法。1976年的10月，举国一片欢腾声中，五爸爸领了任务，在家书写彩色条幅标语和大字报。

我去串门，五爸爸将毛笔递给了我，让我大胆试写，并在一旁指导。这是我除课堂描红之外，第一次握管写毛笔字。如果说，多年以后我对书法有所感悟和爱好，五爸爸是我的启蒙老师。汪曾祺说，多年父子成兄弟。少年时，我见五爸的次数比见父亲还要多得多，感情上虽不至于成了兄弟，但我乐意去亲近他。父亲和五爸的厨艺俱佳，那个年代，新人结婚时兴在家里操办，所谓是帐篷喜宴。兄弟俩经常受邀掌勺，大菜小炒冷拼汤煲应付自如，一道拿手菜拔丝苹果压轴，往往在席间能掀起高潮，于亲朋好友中素有嘉名。现在想来，他俩之所以常下馆子，除饮酒之外，或许也是一种偷师学

艺的积累。有时候，我会去五爸爸蹭饭，他下厨烧的菜，是岛城家常菜正脉，若来了兴致，还会炒几个馆子菜炫技，口味皆合我意。五爸爸不紧不慢，脾气好，少见他发火。某次我羡慕地对堂弟说，你爸真好，没大有脾气。堂弟冷不丁地嘀咕了一句：也有！

堂弟说这话，我倒是想起少时的一件趣事来。某次我去五爸爸家找堂弟玩，在院子里喊他，没有回音儿；进了外屋，也不见人；走入里屋，见堂弟低着头，绷着脸，双脚立正站在屋子中央。见我来，歪着头看了我一眼，默不作声。我说，走，咱们出去玩去。堂弟继续歪着头说，不行，在罚站。我说，反正你爸不在家，没事的。堂弟道，划了圈，不敢！原来五爸爸在地上给堂弟象征性的划了个圆圈，明令严禁出圈。此创意估计是取材《西游记》。

从堂弟当时的状况来看，我晓得五爸爸也是有脾气的人，只是内外有别，他把控得好，引而不发罢了。

父亲兄弟六人之中，一半以上会拉二胡，我从小耳闻目染最多的，即是父亲和五爸爸所奏。父亲的拿手曲目是《二泉映月》，每操琴，必奏；五爸爸则擅长拉《江河水》，台风似更激昂一些。晚年，父亲足不出户，五爸爸的二胡却走出家门，走进社区，走向公园，技艺更加娴熟。他和一帮乐器同好者，组建了一支小乐队，由五爸爸领衔，排练、演出、出访，自娱自乐，乐此不疲。

从得病到病危，五爸爸在家人的精心照护下，历经了一年多的顽强抗争。现在，我甚至不愿去回想他后期的病容，我要在我的记忆中留住五爸爸的乐观、幽默、善良、平和。

但愿天堂也有一支乐队，五爸爸，您不寂寞。